

No.52  
2014.12

这个不美丽的夜晚之所以美丽，这个不平安的夜晚之所以平安，就是因为这个马槽中的婴孩，成了替我们赎罪的羔羊！

他被钉在十字架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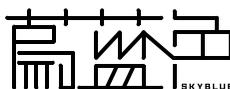
因着他的被杀，信他的人而大享平安，这就是“平安夜”的真正意义。





唱歌的天使和圣母子

尺寸：直径135cm / 达雷姆美术馆藏 / 【意大利】波提切利 图



## 蔚蓝色文艺季刊（总第五十二期）

出版者：蔚蓝色出版社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电话：(562) 633-8980

传真：(562) 633-8986

电子邮件：SKYBLUECP@HOTMAIL.COM

社长\主编：宁子

执行编辑：宁子

特约编辑\责任校对：伊雪

艺术整体设计：奇文云海·设计顾问www.qwyh.com

行政\财务：迈克

编委会：王怡、华姿、齐宏伟、

刘同苏、庄国欧、张海燕

Sky Blue Literature and Art Quarterly

Vol.13 No.52 December 2014

Published by Sky Blue C.P

sky Blue Christian Publications, Inc.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U.S.A.

TEL:(562)633-8980

Fax:(562)633-8986

E-mail:SKYBLUECP@HOTMAIL.COM

Editor-in-Chief:Jenny Yuan Zhou

ArtDesign:QWYH Cultural Communications Co.,Ltd.

For information:

U.S.A:

Henry zhang(English)

Tel:765-4947534

E-mail:hhzhang@purdue.edu

Canada:

Christian Communication Inc.of Canada

Tel:(416)297-6540

Fax:(416)297-6675

E-mail:ccic@ccican.com

WebSite: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

ISSN1538-8492

## 目录

### CONTENTS

---

圣诞之旅	马太福音1:18-25 / 02 平安夜的福音（节选） 王怡 / 03 巴赫的圣诞清唱剧（节选） 临风 / 04
重返伊甸园	要读多少好书才能造就一个人? 陈诗哥 / 06 一百年的喧嚣 匙河 / 09
大地之窗	简约的温情——雷蒙德·卡佛 舒丹丹 / 14
在时间的塔上	医生的话（外一首） 雷蒙德·卡佛 著、舒丹丹 译 / 18 诗篇90:10 / 22 当你老了 叶芝 著、袁可嘉 译 / 23
蓝色地平线	摇啊摇回家 王怡 / 24
无用之书	在一种更大的关系中 宁子 / 26 回声 / 28 做点“无用”功 赵翼如 / 29 犄角上的相遇 张炜 / 30
下午茶	真正的尊重 李家同 / 32
时光村落	屠叔与我 佚名 / 34
片刻的空间	总谱 刘同苏 / 42
哲学与真理	上下（二十七） 刘同苏 / 46
稿约	/ 55
索阅启事	/ 56
封面\封底文	王怡

---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马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马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马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藉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只是没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儿子（有古卷：等她生了头胎的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

——马太福音1:18-25

# 平安夜的福音（节选）

王怡

在这个被称为平安夜的夜晚，什么是这个夜晚的福音？这个夜晚的福音是一个你不敢相信的消息！因为我们已经不相信位尊的会看顾卑微的，不相信有权者会为无权者活着。然而，在这个夜晚，上帝的儿子，却成为了一个卑微的、弱小的婴孩！在这个夜晚，至高者变成了奴仆，至尊者变成了婴孩。

在平安夜之前，人类的一切努力，都是从奴隶到主人，从无权者到掌权者；然而，基督的降生却颠倒了人类的秩序！平安夜，对每一个曾经是婴孩的人而言，首先意味着一个否定！这个夜晚告诉我们：奴隶不可能变成主人；然而今夜，宇宙的主人却自动降卑为奴隶。

什么叫福音呢？福音就是乞丐绝不可能成为王子，除非王子成为了乞丐；乞丐成为王子，叫做革命；王子成为乞丐，才叫做福音。乞丐成为王子是“恨”的产物，而王子成为乞丐是“爱”的结果！

福音是一个惊人的消息，福音就是上帝让自己的儿子来到世界受苦，并替罪人去死。

这个不美丽的夜晚之所以美丽，这个不平安的夜晚之所以平安，就是因为这个马槽中的婴孩，成了替我们赎罪的羔羊！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因着他的被杀，信他的人而大享平安，这就是“平安夜”的真正意义。

仆人的罪只有主人流血才能解决！我们流血，叫做革命；耶稣流血，叫做福音！

这个夜晚颠倒了一切，不该死的，他专门来死，那该死的信靠他就可以免死。这个夜晚颠倒了我们必死的命运！这就是福音！



# 巴赫的 圣诞清唱剧

临风

(节选)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亨德尔的《弥赛亚清唱剧》，可是，巴赫的《圣诞清唱剧》也是一部很精彩的清唱剧，但是可能因为《圣诞清唱剧》过分复杂，不容易演出，所以它的知名度远远不及《弥赛亚清唱剧》。

我对清唱剧一向情有独钟，巴赫的《圣马太受难曲》、《圣约翰受难曲》、《尊主颂》（《马利亚之歌》）与《圣诞清唱剧》都是我一向所喜爱的。聆听《圣诞清唱剧》是我在圣诞节前后的一大享受。

巴赫的晚年是在莱比锡度过的。他1723年刚到达莱比锡，就被任命为圣托马斯教堂唱诗班的总指挥，在这个职位上他异常忙碌，他要教导音乐和拉丁文、做教堂的管风琴手，还要为市内两座大教堂写作所有的乐曲（另一个是圣尼古拉教堂，都是路德会），但他的薪水微薄。巴赫在莱比锡住了二十七年，直到1750年去世。

在清贫的生活条件下，巴赫谱出了五个著名的清唱剧，最后一个就是《圣诞清唱剧》。这

部清唱剧是六部清唱剧的总称，也是圣诞节期间的主要清唱剧，分六次演出，演出时间分别为：十二月二十五到二十七日，一月一到二日，以及一月六日。原作词者很可能是Christian Friedrich Henrici。巴赫稍作修改，以尽量配合福音书的次序。这六次的主题分别是：

出生  
天使向牧人宣告  
牧人朝拜圣婴  
圣婴受割礼以及取名  
博士朝圣之路（以埃及避难为结束）  
博士的朝拜

这部清唱剧虽然在演出上分作六次，但全曲却是结构严密，一气呵成，无论歌词还是音乐都衔接得很妥贴。这部清唱剧第一次演



出是在1834至1835年的圣诞节和新年期间。巴赫同时在圣托马斯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演出（12/25-1/6），不过只在后者演出了全六部。因为这个清唱剧太过复杂，第二次演出时已经是一百多年后的事了（1857）。

你如果第一次听到《圣诞清唱剧》，会感觉里面有些调子似曾相识。这是因为《圣诞清唱剧》在形式上是个“模仿秀”（parody），其中大多数的曲子是借用巴赫自己以前的创作。

近年来演奏巴赫清唱剧最出力的是英国的约翰·艾略特·加德纳爵士（Sir John Eliot Gardiner）。他作指挥，率领自己所设立的蒙台威尔第合唱团（Monteverdi Choir）以及英国巴洛克独奏家乐团（English Baroque Soloists），到处演奏。我所拥有的CD就是他1987年推出的两张CD，包括全部六十四首曲子，全长140分钟。

约翰·艾略特·加德纳获奖无数，他是当代古典音乐演奏的灵魂人物，非常多产。2000年是巴赫年（纪念他逝世150年），加德纳在欧洲十四个国家超过六十所教堂里指挥了巴赫所有传世的康塔塔（Cantata），凭这巨大工程，他获得了2005年莱比锡颁发的巴赫奖牌。（选自临风的博文）





# 要读多少好书 才能造就一个人？

陈诗哥

有朋友说，一本书只能打开一扇门。

显然我不能同意这句话。因为这降低了书籍和阅读的巨大影响力。所谓阅读，就是作者、作品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这类似于化学作用，有很多的影响是我们意想不到的。

我要说的是，一本书可以打开很多扇门，而且是在你有意无意当中打开的。而在无意中打开的门，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对孩子的影响，尤为巨大，你可以想像，你突然走进一座花园的感觉。

所以，我们说，一本书，它不仅能打开一扇门，有时候，它还能改变人的一生。

惠特曼便有这样的诗句：有个天天向前走的孩子，他只要观看某一个东西，他就变成了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成为他的一部分。

对我自己来说，当年一本《童话大王》让我失去对童话的兴趣长达十多年之久。而一本《小王子》，重新开启了我对童话的兴趣，它的重要性远

不止于此，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让我重新认识了生命，它让我重新成为一个孩子，也就是说，我重新做人了。

而孩子的阅读，尤为重要。因为孩子在阅读之前，是毫无防备准备的，一旦开始阅读，他就会完全敞开，全心全意跟着作者的思绪走，尤其是那些情感充沛的书籍，孩子几乎会接受当中的一切。

所以，给孩子看的作品，我们的标准应更严格些。

我赞美《逃家小兔》、《猜猜我有多爱你》这样的一些关于母爱的书，它们写得非常深情，但不会煽情。它们传达得很深刻，也很有分寸感。所以会让读者很受益。

但我会对《爱心树》心存警惕。《爱心树》具有一本好书的很多特点，例如通过质朴的画面、简洁的故事传达很深的寓意。它的艺术特点不是本文所关注的，我要关注的是它的寓意以及它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影响，它的读者包括孩子和父母。

《爱心树》讲述的是孩子无度的索取和父母无私的奉献，这是它打动读者的地方，同时也是让它饱受争议的地方。爱心树的无私奉献是值得歌颂的，但会不会带来某些负面的、甚至是致命的影响？例如，孩子的无度索取和爱心树的无私奉献究竟有没有关系呢？我认为是有，在某种程度上，爱心树的无私奉献造成了，或者说加剧了孩子的无度索取。从这方面说，爱心树的无私奉献不仅对孩子没有好处，反而有坏处。比奉献更重要的，是对孩子的教育。当然，如果既有奉献，又有教育，就更美妙不过了。

《永远爱你》一书比《爱心树》有过之而无不及。它讲述的是一位母亲夸张的爱，儿子对母亲的漠不关心，以及最后儿子复制母亲的行为。书中母亲的夸张行为，如深夜开着车带上一把梯子，踩着梯子爬上儿子的窗口去拥抱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对此我说，母亲的这种行为与其说是爱孩子，不如

说是爱自己。而这种爱在儿子心中植根，所以他爱自己远远多过爱母亲。根据文中的暗示，这个儿子平时很少跟母亲见面，甚至电话也很少打，所以他不知道老母亲生病了。

有人说，书中的母爱形式是一种文学上的夸张，是感觉的无限放大。作为一个诗人和童话作家，我知道有夸张这种修辞方式，但我不知道可以无限地夸张。我以为，在文学写作中，想象不等于幻想，幻想不等于乱想。好作品都注重感情，但不是煽情。情感、理智、灵性，它们共同组成了作品的分寸感，我称之为法度。

我想，这不仅是作品的法度，也是爱的法度。

如果在《爱心树》和《永远爱你》中，那两位伟大的母亲如果能有一些理智的教育，我想那儿子也不会无度地索取，也不会继承母亲的爱的方式。在圣经《箴言》第13章24节有这样的话：“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



有人说，我们在书中没有看到母亲对儿子的管教，是作者的留白。如果是留白，我们则可以在作品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或者暗示。如果看不到，那就是空白。在《爱心树》和《永远爱你》中，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暗示。

《爱心树》和《永远爱你》这些书的严重性在于，一旦读者（父母和孩子）接受了作者的影响，父母就会传承这种缺乏理智的爱，而孩子也会认为，他们无度的索取是理所当然的。

母爱是无条件的，这是它伟大的地方，但它也不是盲目的。盲目的爱也会播下盲目的种子，例如《永远爱你》中最后儿子复制母亲的行为。

总而言之，阅读，尤其是孩子的阅读，需要慎重。因为，我们从书中不应只得到消遣、得到快乐、得到知识，我们更加要从书中获得灵魂的熏陶。

阅读，会在孩子心中播下种子。克尔凯郭尔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在自然界里不一定有效，但在精神领域却是千真万确的。“要读多少好书才能造就一个人？”这句话并不是我的首创，而是我所尊敬的作家崔卫平女士的名言。我之所以借用来作为本文的标题，是因为它隐含着另一句话：

“读了多少坏书会摧毁一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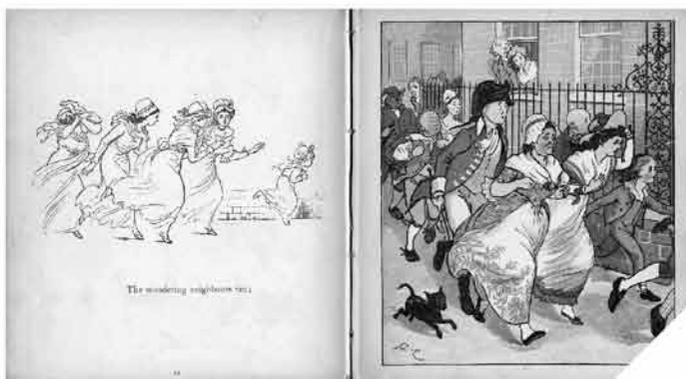
# 一百年的喧嚣

匙河

“在这朴素的气氛里，弥漫着热闹的气息，就像这个世界是自己造出来似的，又自在又得意。” Paul Hazard 这样描绘英国的传统童谣，但同时，那些仅靠音韵来联结的歌谣也是“断了线的空想的风筝”，即“没有意义的语言组合”、“纯粹以幻想聚合的诗”。如何捕捉这看不见的风筝的形影，就成了插画家伦道夫·凯迪克的任务。

凯迪克深谙讲故事的姿态。《约翰·吉尔品外史》开头是低头、微躬、手执注明文图作者名字的偌大纸页的造布商，仿佛拉开幕布欢迎演员上场；《杰克盖了个大房子》开头则是一扇半开的门，邀请观众进入一个半真实半荒诞的世界，而门口谦恭又亲切的杰克即刻退场，腾出房子以供好戏上演。凯迪克很会设计这种幕后导演般的戏中人，让他们和随后粉墨登场、活色生香的诸类角色在不同的阶段各就各位，守卫或参与故事。

画页以类似于4/4拍的





音乐节奏来放置，基本上三个黑白一个彩页，如此反复不已，契合了民谣抑扬顿挫的声调。黑白画多为简练的钢笔速写，干脆利落地抓住人物、情节与场景的核心特质。马儿在街头狂奔时，约翰·吉尔品揪紧马鬃，斗篷如鼓满的风帆飞腾，假发和帽子乱飞，踢蹬的马蹄后尘烟四起，一个漫不经心又狼狈不堪的滑稽人物就活脱脱飞扬起来，而这种激烈的快动作也给故事搅出了动荡的气流。这寥落的线条几乎是以一种天才式的本能攫住了视觉叙事的潜力。彩页则较为庄重、华丽，多以纤毫毕现的笔触给每个角色一个特写。黑白交织的艺术也未曾怠慢动物形象。那鬼鬼祟祟的老鼠、煞有介事的猫、悠闲蹲坐神情慵懒的狗、戴着眼镜装模作样读字母卡的猪……一如我们的世态人情。

当然，所有活灵活现的角色并非只为了成就自己，即使他们自在又得意，也免不了要演戏来娱乐我们。凯迪克采用了繁简交替的叙事艺术。在《杰克盖了个大房子》里，如何抓住那种滚雪球式的句式和其间掩饰不住的狂欢气息？面面无意重复文字，直线叙述，撇清繁杂却又蓄势待发，一路唯恐天下不乱，最后落得个大圆满——无厘头的闹剧达到顶点，归于平静温恬的正剧。相较于这种诠释性的简洁笔法，更多的时候凯迪克毫不吝惜他的想像力。在《稀罕，稀罕，真稀罕》里，他像一个天生的戏剧导演，二话不说，先给拉大提琴的猫安了个阔气的舞台——一张大饭桌！再安插一堆活跃的小观众来伴舞。接下来老牛就顺理成章地跃过月梢头——给一段本无意义的韵文搭上了自然而坚实的逻辑联系，成就了单纯的情节。而更为忘情地对舞的盘子和勺子竟欢天喜地去私奔，这更是他私自发挥的日常情景剧。旋即，神气的盘子先生碎成一地，痴情的勺子小姐被冷酷的父母（刀子和叉子）架走——甜蜜的爱情原来是幻梦一场。这可悲又可笑的结局当然无意控诉封建礼教或家长权威，而只让人由衷地发笑。有时，人生的悲

哀也足够付诸一笑。凯迪克时常这样，在尊重物性与事理的基础上，用一些惊人的情节和细节添油加醋地创造出童谣中没有的反讽和巧智，拉长故事里的时间，让人更为驻足流连。

十九世纪不再流行恐吓出来的美德，人们对儿童的天性开始抱以自然的信任，不再总是诉求于道德训诲或智力启迪。在这种宽松、坦然的时代气氛里，凯迪克的插画也就成了与被解放的儿童天然、愉悦又友好的对话，洋溢着一种堂皇的快活之气。

在《挤奶的姑娘》里，那一心一意要讨个“有钱的老婆”的年轻人神气地骑着高头大马来，在美丽而贫穷的挤奶姑娘那儿自讨没趣，仓皇地掉到牛背上去，而姑娘们笑翻了天，随即又和牛跳起怡然自得的舞来。这笑声，这舞步，仿佛平淡生活中一碟辛辣的佐料，但无一丝刻薄和恶意。这就是没心没肺却仍有情有义的民谣的力量。而约翰·吉尔品任由马儿狂奔之时，前头鹅群四散溃逃，后头群狗狂吠紧追，左右观者云集，如同一出锣鼓喧天的乡间小戏，给无聊的日子平添一点盎然的乐趣。观众多为成人，或许因为儿童仍在这诙谐、欢快的世界之中，而成人早已背对，只偶尔回转。更多的时候，快活不需要理由。《三个快活的猎手》简直是画出来的漫游谣曲，快活无比。三个猎手在马背上鼓起腮帮子吹号角，一路瞅着说不清是稻草人还是农夫、是石磨还是奶酪、是孩子还是天使……的玩意儿，结局是“今儿打猎啥都没有；可咱们跑前跑后，倒也快活悠游。”这样的漫无目的、无所事事不正是孩子所艳羡的最大的事业吗？这样的快活，不正如途中那个破衣烂衫有气无力的稻草人/农夫，或



是《哼一支六便士之歌》中被烤进馅饼又飞出去叼走姑娘俏鼻子的黑鸟，暧昧不明又扰乱人心？却不必承受任何“道德”审查，只管放马过去。因此，那些放学归来的天使般的孩子都跨上栅栏或爬到树上为猎手们的“无意思之意思”欢呼，而他们自个儿玩耍的情景也确如最初的乐园。

也因着这不被禁止的快活，凯迪克作画的歌谣尽管大都讲述成年人的故事，孩子却是热闹的观众。凯迪克也体贴地把成人的情感和经历限制在孩子所能直觉或想像的范畴之中。挤奶姑娘托腮感怀时的忧伤，衣裳褴褛的小伙子亲吻里的甜蜜与肆意……都被表达得悠然而轻快、无邪而自在。不仅如此，成年人的故事也给予孩子一种微妙的共鸣。约翰·吉尔品的轶事颇有点安徒生童话《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的调调，闹剧一场连一场，亲爱的太太留给丈夫的却只有担忧和拥抱。这似乎在暗示，孩子们这样无心或有意闹腾时，大人也会以一个温暖而宽容的怀抱代替无尽的抱怨与责备。在《胖宝宝》里，当孩子终于现身成为主角时，暗示就变成了直白。开头那胖头胖脑一副野兽作派的宝宝仿佛八十年后莫里斯·桑达克《野兽国》的主人公马克斯的前驱，实在不那么讨人怜爱。但故事却体贴到父亲出门打猎用兔皮来裹住这闹哄哄的野性，母亲牵着这头上长耳朵背后短尾巴的兔皮孩子去野兔出没的草坡上溜达。这无条件的爱包裹、牵携、接纳着懵懂的孩子，如兔皮般透出一股温软、敦厚之气。

与这浓烈的意趣相调和的，是另一种清新的美。清秀的挤奶姑娘在开阔的草场上安静地挤着牛奶；俊秀的



农夫小子在清水河畔饮马，在羊群中吹笛；端庄的侍女踮起脚尖往树枝上晾衣裳；壮硕的农夫从容地撒下玉米种子……无不充溢着麦子抽穗般茁壮的活力和喜气。而农家器物和自然景物疏落地分散在背景之中，也诉说了粗粝却诗意的劳作之美、没有动荡不被搅扰的田园生活之趣。这些富有动感又不失静穆的画面更给人以一种恒久感。

如Lillian H. Smith所言，凯迪克好像总在笑嘻嘻地招呼孩子：“快来看吧！这个故事就是这样发生的噢！”而成就这与童谣那“初步的魔术”协奏的插画艺术的，正是那黑白或华彩的角色，或简或繁的情节，动态的谐趣或恬静的诗意……它们那样蓬勃而不使人生倦，“决不只是给一个世代的孩子观赏，而是给所有世代的孩子拥有。”因而，这喧嚣而从容的美可不止持续一百多年。只要有孩子，有童年的欢乐，它就将成为永恒。

(英)伦道夫·凯迪克《凯迪克的图画书》，  
张璐诗译，连环画出版社（毛毛虫童书馆），2012年6月。

# 简约的温情

——雷蒙德·卡佛

R A Y M O N D C A R V E R

舒丹丹

谈论卡佛时，我们说些什么？——酗酒、穷困、破碎的婚姻、肺癌患者、或者美国底层小人物的代言人、短篇小说大师、气质独特的诗人？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关于雷蒙德·卡佛的关键词，是沉痛人生覆在他身上的阴影和光环。作为来自美国底层社会的子弟，卡佛早年的生活经历与他笔下的人物有着太多的相似：早婚，酗酒，养家糊口，迁徙奔波，被生活击垮……但也正是这困顿潦倒的生活赋予卡佛日后的创作以丰富的养料和深远的影响。卡佛的创作题材，表现的几乎全是小人物的悲哀与艰辛，以及现代社会虚浮表层下人们精神上的迷惘与绝望。在《纽约时代周刊》的一次采访中，卡佛曾说，“我自己就是这些劳动着的穷人中的一分子。对于他们，我充满了同情。他们是我的人们。”卡佛五十岁时因肺癌英年早逝，在他不长的一生中，只写了数量不多的短篇小说和诗歌，但凭借这些小说和诗歌，卡佛被誉为“真正的当代大家”，“作品足以进入美国文学的经典行列”。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卡佛更多是以小说家的身份出现，事实上，在超现实主义盛行，现实主义日益式微的当代美国诗坛，卡佛的诗歌独具异质。卡佛自己曾坦言，尽管他的小说名气更大一些，但对他而言，却更喜欢他的诗歌。与他的小说一样，卡佛的诗坚定地站在日渐衰落的美国现实主义的诗行中，坚守着一种简单质朴的写作立场。在诗人们纷纷撤离现实主义诗歌传统，耽于梦幻与玄想，朝着超现实主义的冰山猛力挖掘时，卡佛却在静静地体验着生活的体温和心跳，在他看来，生活本身就是源源不尽的文学海洋，生活中暗藏着人性的机密，饱含着生命的汁液。本着这样的创作观念，卡佛与他同时代的作家区别开来，卡佛的诗与小说，自始至终与他的生活平行，他细细地打量、体味和信赖着生活中的诸多滋味，然后它们自然而然地进入并还原到他的写作中。在卡佛创造的世界里，生活是原生态的。

卡佛在创作理念上遵循契诃夫及海明威等人的现实主义传统，在文本上则奉行由海明威开创的后现代的“简约主义”，并将其发展到“极简主义”的新的高度，尽管卡佛本人似乎对这一标签不甚认同，因它“多少意味着想象和技巧方面的微弱”。卡佛以简洁平凡的语言入诗，诗作大多简短，不卖弄技巧，几乎杜绝一切修辞。卡佛有句名言，“别耍花招”，这句话很好地为他的小说和诗歌作了注释。事实上，卡佛不需要耍花

招，他的迷人之处正在那些平静淳朴的叙述中，以及弥漫其间挥之不去的生命的感伤与绝望。这种感伤和绝望从不明白道出，但又那样清晰可感，仿佛群山间的薄雾，静水下的深流。尤其迷人的是卡佛的语调，即使是诗歌，卡佛也偏爱一种威廉姆斯式的叙述语调，素朴而平实，真挚而克制，分寸极好地掌握着语言的尺度与抒情的适度。卡佛曾说，他用相同的方法来写他的小说和诗歌，效果也很相似，即一种“对语言和情绪的压缩”。这未尝不可理解成是对“极简主义”的另一种阐释。

如果说卡佛的小说在轻捷的跳跃中还暗藏着一种卡夫卡式的紧张与不祥之气，那么卡佛的诗歌则更像是诗人的一部温情的精神自传。卡佛早期的诗歌常以泥土为诗歌元素，他写他的生长地——华盛顿州中部——尘土飞扬的道路和满是小麦茬的田野。然后是中期酗酒的日子，诗歌以火的意象呈现，卡佛的一本诗歌小说合集即是直接以《火》命名，按批评家威廉·斯达尔的描述，这些诗是以“拼命和忏悔交替出现”的。在卡佛生命的最后十年，也就是他自己称之为“第二次生命”的十年里，他的诗更多地浸染了水气。卡佛与他的第二任妻子，女诗人苔丝·盖拉格住在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半岛上的一间屋子里，山间散步，溪边垂钓，海滨凝神，触目所及皆是蓝绿色的海水，海水给卡佛带来了诗歌的灵感，也让他从容思考“这些年发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诗歌就这样毫不费力地与他们的生活绑在一起。在此期间，卡佛完成了三本诗集：《海水交汇的地方》（1985），《海青色》（1986），《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并获得1985年莱文森诗歌奖。水的变幻莫测与奔放自由以及象征着新生洗礼的精神寓意深深地打动了卡佛，也唤起了卡佛隐隐的希望感与对生命的留恋。较之于小说，卡佛的诗歌更富于温情。这是一个心中有爱的诗人。他写父亲，写女儿，写爱人，无不饱含着温



情，感人肺腑，但又决不煽情，浓浓深情欲言又止，一切尽在不  
言中。

作为小说家和诗人，卡佛观察事物的视角很独特，带有小说家的特点，往往从生活场景中随手拈来，几只麻雀，一张蜘蛛网，甚至边驾车边饮酒边胡思乱想的一个瞬间，无不可轻松入诗，诗中充溢着细节与情趣之美，有时又暗藏一点不动声色的小幽默，短短几行，张力十足，留给读者广阔的回味空间。卡佛虽然崇尚用词平朴，但并不随意，实际上，无论小说还是诗歌，卡佛都讲究一种精准的叙述，一词一句乃至一个标点符号都恰到好处地嵌在它们的位置上，这些看似平实的词句在缓缓的流动中暗含着一种非凡的力量与完美的音乐性。故而翻译卡佛时，由不得人小心翼翼，仿佛卡佛正从肩膀上看着你，看着他煞费苦心的一词一句一个标点符号。

1987年，卡佛被诊断出罹患肺癌。他于死前两个月与同居九年的苔丝·盖拉格结婚，两人在最后的日子汇编完诗集《通往瀑布的新路》。选译的两首诗《透过树枝》和《医生说的话》都是卡佛在得知自己患了肺癌后写的诗，一种平静的悲伤与留恋，读来令人惻然。让我们以卡佛最后的诗作《最后的断片》来缅怀一代大师吧：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  
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 医生说的话（外一首）

雷蒙德·卡佛 著 舒丹丹 译

## 医生说的话

他说看上去不太好  
他说看上去很糟事实上真的很糟  
他说在一边肺上我数到了三十二个然后  
我就没再数了  
我说我很高兴我不想知道  
比那更多的情况了  
他说你信教吗你会不会跪在  
森林的小树丛里让自己祈求神助  
当你来到一片瀑布  
水雾吹拂在你的脸和手臂上  
在那些时刻你会不会停下来祈求谅解  
我说还没有但我打算从今天起开始



他说真的很遗憾他说  
我真希望能有一些别的消息给你  
我说阿门而他说了些别的什么  
我没听懂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  
我不想要他不得不又重复一次  
也不想自己不得不将它全部消化  
我只是望着他  
望了一分钟他也回望着我就在那时  
我跳起来和这个人握手是他刚刚给了我  
这个世上别的人不曾给过我的东西  
出于强大的习惯我甚至还要感谢他

## 在月桂树旁的希腊东正教堂

基督在我们头顶冥思，  
而你正说长道短。  
你的声音  
注定穿过那些空寂的房间。

带着渴望驻足，又跟随人群  
走到外面，我们好奇地察看  
那些毁损的墙。风起了，  
迎接夜晚。

风，你来得太晚。  
风，让我触摸你。  
夜，期待已久的夜。  
夜，拥抱我们，覆盖我们。

夜幕终于低垂。  
风奔向中殿各个角落。  
墙壁消失。  
基督在我们头顶冥思。





作者简介：

**雷蒙德·卡佛** (Raymond Carver, 1938—1988)，美国当代著名短篇小说家、诗人，1938年5月25日出生于俄勒冈州克拉斯坎尼镇，1988年8月2日因肺癌去世。高中毕业后，即养家糊口，艰难谋生，业余学习写作。1966年，获爱荷华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67年，作品第一次入选《美国年度最佳小说选》；70年代后写作成就渐受瞩目，1979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并两次获国家艺术基金奖金；1983年获米尔德里德——哈洛·斯特劳斯终生成就奖；1985年获《诗歌》杂志莱文森诗歌奖；1988年被提名为美国艺术文学院院士，并获哈特弗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同时获布兰德斯小说奖。卡佛一生作品以短篇小说和诗为主，还有一部分散文。著作主要包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一下好不好？》（1976年）、《愤怒的季节》（1977年）、《当我们谈论爱情时谈论些什么》（1981年）、《大教堂》（1983年）、《我打电话的地方》（1988年），诗集《冬季失眠症》（1970年）、《鲑鱼夜溯》（1976年）《水流交汇的地方》（1985年），《海青色》（1986年），《通往瀑布的新路》（1989年）等，后结集收为诗全集《我们所有人——雷蒙德·卡佛诗全集》（1996年）。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诗篇90:10

# 当你老了

叶芝 著 袁可嘉 译

当你老了，头白了，  
睡意昏沉，炉火旁打盹，  
请取下这部诗歌，慢慢读，  
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 摇啊摇回家

王怡

所谓家乡，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埋葬的地方。所谓社会，就是在国家之外，一个对死亡拥有共同记忆的族群。

死亡最可怕的，不是拿走身体，是拿走人在身体之上，所累积的一切意义。

那天，汶川大地震的下午，我和人们站在高楼下，单单仰望属于我的那一扇窗户。转头说，你看不动产是多么荒谬的词，就像日光之下，你说有一个伟大的主义。就像大地悬在虚空，你却说，春暖花开，我要崛起。

人们成群结队地死去，不分贫富、男女、老幼、族群或贤愚。在没有选票之前，这是最直观的一种平等。甚至不是死亡本身，是死亡的普遍性吓坏了我们。就像贫穷的家庭女教师简·爱，向主人罗切斯特求爱，说：“经过坟墓，我们将平等地站在上帝的面前。”

当我们在大地上埋头积攒人生的不动产，大地日益成为我们赚取意义、建立王国的唯一场域；大地震却以一种尖锐而哀伤的方式，撕裂了我们掩耳盗铃的人生。当国旗终于为普通公民的性命折腰，国家开始低于灵魂，降落到一个恰当的位置。

死亡原来是普遍性的事实，不是按部就班的程序。死亡是每个活人的债。死亡说，到期债务不能清偿的人类，破产的宣告突如其来。

这些我都知道，这些我都忘了。但这一天，你想忘也忘不了。

在华盛顿，一个最震撼我的地点，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我恨不能把所有墓碑都拍下来。遍山的十字架，为无数躺下的灵魂，留作纪念。我小时候从凤凰山坟场哭着逃走经历，直到那次才彻底复原了。特别是一个断臂天使扶着墓碑，垂首、静默；几乎是我见过最美的建筑。我们常愿死者安息，也愿自己将来安息。但如何是安息呢？二百年前，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怜的民族，在他们中间，没有安息日。”

在阿灵顿，一个国家展览着它两百多年的死亡之旅，凡活过的人都死了。但我也看见一个灵魂的国度，在游人面前一字排开；好像阿里巴巴面对一个神秘宝藏，口诀不再是“芝麻开门”。这样的历史在大地上展开，却不是为着大地，是为着天上的不动产。

大地若永不动摇，每个人也注定一死；就像青蛙死于慢火。大地摇动之后，我们从哀歌发声，一直



唱到赞美诗。直到苦难成为  
化妆的祝福。昨天，大地的  
上空，第一次有汽笛为公民的灵魂一起鸣起。当数千  
座城市有史以来，第一次单单为着生命本身，在行进  
中顿住身形，全体默哀时，我们才配称为一个社会。

三十年前，站起来的说：“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接着人们含辛茹苦，找回了一个国家。  
三十年后，跪下去的罪人说，上帝啊，我的命丢了。我们信心全无。

结果，被死亡拿走的意义，会被一位好心人送回来吗？

地震当晚，约23点，几个基督徒家庭，在公园躺卧的人群中聚齐了。我们开始祷告、唱诗，说上帝  
啊，在这个摇动的时刻，我们的赞美不摇动。求你使用我们的敬拜，成为对这个地方的祝福；将灵魂的  
安息与稳妥，带给周围饱受惊吓的人群吧。

我们就唱，“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直到安抵天家。”

所谓天家，就是有一个以上亲人睡着等候的地方。

古希腊诗人说，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祂。若有一人死亡，全世界都是幸存者。若每一  
秒宇宙持续，都是不合逻辑的恩典。所以保罗说，我是蒙恩的人，欠了全世界的债；但惟独不欠死亡的  
债——因有十字架上的救主已替我还了。祂若不替，也没有人自己还得了。

之前，我对籍贯和身份总有认同的焦虑，我先是四川人？成都人？还是三台人？绵阳人？或是中  
国人？亚洲人？谁料这场地震，竟把我从小到大的家乡全都笼罩了，当我为地上撕开的伤口哀恸，大  
地上的意义反倒落实下来。就像使徒多马，伸手摸到复活基督肋旁的伤口，就认信说，“我的主，我  
的神啊。”

我的身份证，从此写上：天父的孩子，死者的亲人，需要帮助者的邻人，以及，幸存者中的一位。  
我本是冷漠的人，妄想大地稳如泰山，就把起初的爱心轻易丢失了。

但过了这宿，叫我心里有交账的负担，灵里有神圣的安息吧，这样存活，直到安抵天家。

# 在一种更大的关系中

宁子

朋友赵翼如编现代快报的副刊《行者》，特向我邀稿。我没时间写，就在旧稿中找出几篇“无用”的文章给她，没想到《行者》用了，且有数家网站转载。看来，“无用”也有存在的理由。《蔚蓝色》开辟《无用之书》专栏，一方面转载现代快报副刊上的一些“无用”文章，另一方面，也盼望《蔚蓝色》读者透过这些“无用”之文，看到一些虽被“有用”剔除，却也值得留意的东西。

——编者

那天我在读《歌德谈话录》，读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这本书的编写者是诗人爱克曼，他是歌德的秘书，1823年初到魏玛的爱克曼拜访了歌德，从此他就成了歌德的秘书。

爱克曼写过不少诗作，歌德对他的诗作似乎也有肯定，但他的诗集出版后却未引起注意。就爱克曼一生的著述来讲，最引起德国和世界注意的就是这本《歌德谈话录》了。这是他在歌德身边工作期间，对歌德许多重要思想的记录，这些重要思想并未出现在歌德自己的著述中，它们仅仅出现在歌德与爱克曼日常生活接触中多次随机到来的谈话中。



爱克曼把歌德这些随机到来的珍贵思想及时记录了下来，后来就根据这些记录编写了一部四十万字的《歌德谈话录》。

作为歌德的秘书，这是爱克曼对歌德所能提供的最大的帮助了。爱克曼的帮助不仅仅在于他忠实地记录了歌德的思想，而且在于，他“接生”了歌德的许多思想。若不是爱克曼在歌德的身边始终对歌德的思想有着惊喜的关注，若不是爱克曼对他所关注的思想有着助产士“接生”生命般的经验，歌德的这些思想或许早就夭折了。

同样，作为爱克曼的导师，歌德的这些思想又何尝不是他对爱克曼所能提供的最大帮助呢？

我被感动了。感动我的不是歌德和爱克曼的关系，而是比这关系更深厚的关系——在一种更大的关系之中，我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有哪一种施惠行为——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不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受惠呢？在那更大的关系中，我们所经验到的哪一次“偶然”不包含了一种“必然”？而在那“必然”之中，又包含了多少未被我们的意识所察的祝福！

我所读到的《歌德谈话录》是朱光潜的译本，这个译本只有二十万字左右，内容基本界定在歌德对爱克曼谈论的文艺思想。听说还有另一个译本，是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个译本译出了歌德谈话录的另一部分内容，遗憾的是我至今还没有机会读到。（原载于现代快报）

## 《行者》印象

《行者》……好像有点我行我素的味道。

《行者》显然以为，越是办出了自身的个性，就越能吸引人……的确，一个副刊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口味，处处想讨好，结果可能谁的好也讨不到。

《行者》文学副刊一个星期四个版，这不仅仅是为文学多提供了一块发表的阵地，如果只是那样，它就不必叫《行者》，充其量不过是其他报纸副刊的一个复制罢了……我以为，如果副刊都在久已形成的一种编辑思路下进行选编，结果面孔大同小异，那是很乏味的。

报纸们大多毛毛雨天天下，《行者》却是在星期一集中下一场。留心、读惯了它的人，对于久违了的这一个星期，其实已渐渐累积起了一种期盼，星期一到，老朋友们便又重逢了……

我对于《行者》的心态大约是这样。听久了台前花旦的唱腔，再看看《行者》这个须生的表演，那里面透出的新鲜气，确实是诱人的了……

——南京读者 王明皓

## 传统媒体看重影响力

《行者》的价值还是在建立一种标准，好作家也是善于表达的思想家。网络上的东西良莠不齐，且莠为多，一般人还是需要引介的，否则上网事倍功半。因而传统媒体有其价值，好的传统媒体，看重影响力，影响力是测量不出来的，靠口碑，感觉。

——广州读者 李幸

# 回 声

## 兼及大文化

《行者》很对我的胃口。这是因为它的宗旨是以文学为核心来兼及大文化。它不仅限于文学的圈子，而是把视角抬高，广及众多的艺术范畴，这样会有更多的读者来喜爱它。这些文章不同于一般报刊上的“时文”，它并不迎合读者的需求，而是在作一种提升和引导，虽然这是面向了“小众”，然而“大众”水平的提高，正是需要向“小众”靠拢的。我希望它的视野今后更加开阔一点，把世界上很多受关注的东西都变成《行者》的内容。

——镇江读者 王川

## 一片安静而深远的天地

“这是一次谋划已久的撤退——退守生命源头，树的根部，探寻深处有光的路。”从读到《行者》第一期主持人的开篇语开始，就关注并喜欢上了这片安静而深远的天地。

为了谋生，我已习惯了城市的喧嚣，职场的纷繁。而骨子里喜欢文学的我，没有一天不在退守，退守到阅读之中，退守到人性与文字的光辉之中，退守到情感的内核。《行者》无疑给我的阅读带来新的视野。

——盐城读者 江华



# 做点“无用”功

赵翼如

现代快报的副刊——《行者》与读者见面了。

这是快报的减速带：每周一，都将有共四个版的“好书品读”、“美文观赏”。诚邀各方人士，拐到这里喝杯下午茶。

莫言说文学的最大用处，也许就是它的“没有用处”。

面对太过实用的世界，有时需要做点“无用”功。

我一向对“自由而无用的灵魂”心怀敬意。这“无用”中有确信的力量，有天空的指向。

这是一次谋划已久的撤退——退守生命源头，树的根部，探寻深处有光的路。

《行者》——精神空间的恣意漫游，是对“有用”的适度逃离。

《行者》——以文学为底色的文化版块，有其多维的广阔与纵深。谈天说地的“视点”，念人忆事的“人间”，走南闯北的“乐游”；品读有“书房”，纪实有“脚印”，虚拟有“梦痕”，与读者互动有“回声”……

相较于新闻的快速，《行者》定位于“慢摇”。

愿有个人趣味的安静文字，化为细雨飘落。

那水声，那树影，那凝结在叶片的沉思，将成为生命中必要的停顿。

请分享“无用”的乐趣。请感受逃离的回归。(原载于现代快报)

# 犄角上的相遇

张炜

因为浅薄无知，很早以前我对于祷告，常抱以游戏和嘲笑的态度。他们的这种举止究竟包含了什么，意味着什么，它与生命的关系，我却很少思索。实际上我是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思考。

直到前几年，我在这个犄角上遇到了一位可敬的老人，听到了她的祷告，才感到了什么。我觉得内心里有什么在摇颤。我想说，我有了一次非常重要的经历。这个经历甚至可作我的某种纪念。

长期以来，我们很难在宗教与迷惘之间作出判断，很难在有神和无神之间作出判断。实在讲，这种判断直到今天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困难的。

老人七十多岁，她一生所经受的磨难，是人类经验中所认定的那种最可怕的磨难，不仅贫困，还有屈辱，有各种各样的挣扎。这些都难以细数，但她从未屈服，也没有简单地忍受，而是在信仰的指引下，勇敢面对。就这样，她料理好了自己和身边人的生活，帮助他们，同时也帮助了自己的灵魂。这漫长的人生经历，这种有神的岁月，使她的双眼放出明澈自信的光，那更是善良的光。

她顽强地向我作出规劝，引导我，但并没有强迫我。她是一个信徒，却并不妨碍自己与那些心中无神的人的正常交往，尤其是不妨碍她向他们施予的善良与恩惠。

她衣着简朴，风尘仆仆地来往于城镇乡村。她蹬着一个三轮车，一口气可以行驶二十多公里，到她要去的村子里去传播认识，去送达启示。

当她的亲人病了，或者是谁遇到了艰难险阻——她的孙子、她周围的人、朋友，或者毫不相干的人，她都会在心里为他们祷告；为民族、为国家，她祷告；为天运时势，她也祷告。从巨大到细小——说起来也许没人相信，她都为之祷告。

有一次我的电脑出现了故障，那么急于排除却又不能。当时我身处偏僻之地，找不到一个专家。我真是焦头烂额。就在这时她知道了，立刻从很远的地方赶



来——她一进门就充满深情地看着我的电脑，然后开始了祷告。

她说：“电脑啊，电脑啊，你呀……”她用这种口气开始。当然她仍然要说到她的神，而且重要的是说到了我，说我是一个善良的人，神对我的爱……她寻找一切理由诉说。

我被感动了，这感动变得越来越深长。

临走的时候，她让我相信，让我等待；她说一切都会好的，让我增强自信。最重要的是，她让我面对这一困难，在任何时候都不要颓丧失望。

她说对了，几乎一点也没有错。

她走后，当然电脑故障仍在；不同的是由于她的祷告，我的颓丧没有了。我开始变得轻松，携上它迅速离开。

后来当然是找到了一个人，当然是他帮我排除了故障。

如果没有那个老人，我是不会这样做的，我只会弄得一团糟，会像过去一样用拳头去撞我的电脑——而因为她的缘故，我却能用慈祥的目光看着这个曾经给我很多欢乐和帮助的、辛辛苦苦的电脑。我看着它，它仿佛正与我对视——它祈求我的帮助，它病了。我不能拳打脚踢一个病人，不能对它粗暴。就这样，我伴着它，坐着我们的“救护车”去找“医生”，找“医院”……这就是整个过程。

我现在进一步认定，对于时下，对于我们所处的这个完全陌生的“现代”，无论对于有神者还是无神者，祷告都是一件善事。祷告有时候是勇敢的——不，许多时候是勇敢的；祷告让人坦然、虔诚、善良。信仰本身是伟大的，我们如果陷入一个没有信仰的群体，那其实是很不幸的。

我会一直记着这个老人，记着她祷告的声音。她是我生活中的又一面镜子。

我的这个认识将使我走向深刻，而非其它。(原载于现代快报，标题为本刊编者所改)

# 真正的尊重

李家同



一家生意很好的点心店门口来了一个乞丐。他衣衫褴褛，浑身散发着一种怪味，当他畏缩着走到蒸点心的大炉子前时，周围的客人都皱眉掩鼻，露出嫌恶的神色来。

伙计急忙呵斥乞丐要他滚开。乞丐却拿出几张脏乎乎的小面额钞票，说：“今天我不是来乞讨的，我听说这里的点心好吃，我也想尝尝。我已经想了好久了，好不容易才凑到这些钱。”

店老板目睹这一幕，他走上前十分恭敬地将两个热气腾腾的点心递给乞丐，并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说：“多谢关照，欢迎再次光临！”

在这之前，无论多么尊贵的客人来买点心，店老板都交给伙计们招呼；可今天他却亲自招呼客人，对他毕恭毕敬，而这个客人却是一个乞丐！

店老板解释说：“那些常常光顾我们店的顾客，当然应受到欢迎，但他们都是有钱人，买几个点心对他们而言，是一件很容易也很平常的事。今天来的这位客人虽然



是位乞丐，却与众不同，他为了品尝我们的点心，不惜花去很长时间讨得的一点点钱，实在是难得之至，我不亲自为他服务怎么对得起他的这份厚爱？”

“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收他的钱呢？”旁边的孙子不解地问。

店老板笑笑说：“他今天是作为一个客人来到这里的，不是来讨饭的，我们应当尊重他。如果我不收他的钱，岂不是对他的侮辱？我们一定要记住，要尊重我们的每一个顾客，哪怕他是一个乞丐；因为我们的一切都是顾客给予的。”

这个店老板就是两次被《福布斯》评为世界首富的日本大企业家堤义明的爷爷，他对乞丐的鞠躬之举深深地印在了当时只有十岁的堤义明的脑海里。后来堤义明曾多次在集团的员工培训会上讲到这个故事，要求员工像他爷爷那样，尊重每一个顾客。

可以想象，这里的“尊重”绝不是社交场合的礼貌，而是来自于人心深处对另一个生命深刻的理解、关爱、体谅与敬重，这样的尊重绝不含有任何功利的色彩，也不受任何身份地位的影响；惟其如此，才最纯粹最质朴也最值得回报。

后记：这个故事让我想起耶稣曾教导他的门徒，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马太福音》7:12）

# 屠叔与我

佚名



父亲去世三年后，你来到了我家。同父亲相比，你平凡得实在是乏善可陈。可是，五十岁的母亲需要一个老伴儿，而一个五十岁的老人对另一半的要求也务实本真很多——只要人好就行。

而你具备这个最基本的条件，你是远近闻名的好人，具体地说，你是一个老实人。和我母亲第一次见面那天，你很难堪。因为你深知自己各方面都没有优势——房子小、工资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退休工人，而且刚刚结婚的儿子一家还需要你的帮衬。

说实话，母亲也只是为了给介绍人一个面子，才决定去见你的。而最终让母亲对你产生好感的原因，是你的那手好厨艺。见面后，你说：“老李，我知道你条件好，啥也不缺，所以，没什么送你的。不管怎样，咱认识一场，你中午就在我家吃口便饭吧。”你的诚恳让母亲不忍拒绝，她留了下来。你没让她伸一下手，然后就做了四菜一汤，尤其是那道南瓜煲肉丁，让母亲吃得不忍释筷。临走时，你对我母亲说：“以后要是想吃了，就来。我家虽不宽裕，但招待个南瓜还是一点儿都不费力气的。”

后来，母亲陆续又看了几个老头儿，可是，虽然哪一个看上去条件都比你要好，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你。理由其实算得上自私——她服从并照顾了父亲大半辈子，她想做一回被照顾的对象。

就这样，你和我母亲住在了一起。

那天，你、母亲，外加我还有你儿子一家三口，一起吃了一顿饭。我特意将这顿饭安排在富丽堂皇的五星级酒店里，表面上看是为了表达对你的重视，其实是有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在作祟。

但你并没有让我的炫耀得意多久，走出酒店时，你悄悄对我说：“以后咱就是爷儿俩了，你要请我吃饭就去街边的小店，在那



儿我吃得饱，还不心疼。”是你那太诚实的表情烫伤了我的虚伪，让我觉得，跟一个老实人玩心眼，就像大人哄一个孩子的糖球儿一样，已经接近了一种无耻。

你把我母亲照顾得很好，她每次见我都嚷嚷要减肥，那语气是幸福的。我犹记得从前，父亲还在的时候，每一次我回家，她都跟我抱怨，抱怨我父亲那几乎坚守了一辈子的陋习。

你做的饭的确好吃，我在吃了几次之后，对妻子所做的饭颇有几分不满。一次，和你们一起吃饭时，我忍不住对妻子说：“下次屠叔做饭时，你在边上学着点儿。”妻子表情中并没有虚心好学的成分，反而有几分愠怒。你赶紧出来解围，你说：“我这辈子啥都做不好，就长了点儿吃的本事。你们可都是做大事儿的人，千万别跟我学。要是饿了，就回来，随时回来。这做饭的啊，最怕自己做的东西没人吃。”

那天我们走时，你包了好多你做的东西让我们带上，还把我拉到一边说：“再别夸我做的饭好吃了，说真的，谁一说我这个优点我就脸红。一个大男人，把饭做得好，其他方面草包一个，这哪算优点啊。”回家的路上，我跟妻子复述了你的话。她说：“他这个人，天生伺候人的命，天生就愿意低到泥土里。咱妈有福气，老了老了，当把皇太后。”我一边开车，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感受妻子对你的轻贱，心里并不想替你辩解什么。毕竟，你始终是个外人嘛。

我搬新家的那天，你和母亲来给我们燎锅底。你严格地按照民间燎锅底的习俗，有条不紊地忙碌着。可是，等到吃饭时，你却没有出现，到处都找不到你。打你的手机，也是关机状态。像是掐算好了时间，等宾客散去，你回来了，仔细地收拾着那些狼

藉杯盘，将剩菜剩饭装在你事先准备好的饭盒里，留着回家吃。母亲不希望你这么 做，觉得委屈了你，你小声对她嘀咕：“晚上我给你新做，这些我吃。”母亲说：“干吗天天吃剩菜剩饭呢？你知不知道我见你这样，心里很难受。”“你千万别难受，让我看着这么浪费我心里才不舒服呢。树赞（我的名字）的钱都是辛苦换来的，咱帮不了孩子，那就尽量帮他省点儿。”

你的话，让我母亲心疼了很久，然后她决定告诉我。

听着母亲在电话里替你说好话，我内心的感受很复杂，同时也为自己的这份复杂感到惭愧。渐渐地，对你的好感越来越浓。有时候，甚至有一些依赖，你总是无声地为我们做很多事——换掉家里的坏水龙头；每天接送孩子上幼儿园；母亲住院时，不眠不休地照顾她，直到出院后才告诉我们。

只是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也会 病倒，而且病得那样严重。你在送我儿子去幼儿园的 路上轰然倒下——脑血栓，半身不遂而卧床。

我，还有你的儿子，起初对你的治疗都很积极，我们希望你可以好起来，依然可以像从前那样为我们服务，任劳任怨地。可是，你再也没有站起来。原先只会微笑的你，变得无比脆弱，总是流眼泪，我母亲照顾你，你哭；你儿子给你削水果，你哭；我们推着轮椅带你去郊游，你哭；多次住院，看着钱如流水般被花掉，你哭。

终于有一天，你用剃须刀片朝着自己的手腕狠狠地切了下去。抢救了五个小时，你才从死亡线上挣扎着回来，很疲惫，也很绝望。

没有想到的是，先我弃你而去的，是你的儿子。他开始很少来看你，直至后来连面都不肯露一下。每次打电话，他都说自己在出差，回来就过来看你。

更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在这个时候跟我提出要和你分手。你们





本来也没有登记，就是一拍两散的事情。母亲跟我说：“我老了，照顾不动他了。妈帮不上你什么忙，但也不能捡个残爹回来，做你的拖累。”

这就是冰冷的现实。我不想让母亲去做这个恶人，于是我狠狠心，决定由我来说出分手的话。我对躺在医院里的你说：

“屠叔，我妈病了。”你的眼泪又是夺眶而出，曾几何时，你的眼睛就是一个开关自如的水龙头。我尽量做到不为之所动。“你知道，我妈也一把年纪了。这些日子，她是怎么对你的，你也看见了。”你继续流着眼泪点头。

“屠叔，我们都得上班，我妈身体又不好。你看能不能这样，出院后，你就回你自己的家，我帮你请个保姆。当然，钱由我来出，我也会经常去看你。”

话说到这里时，你不再哭了。你频繁地点头，含混地说：“这样最好，这样最好。不用请保姆，不用……”

走出病房，我在医院的院子里还是流了眼泪，说不清是解脱后的轻松，还是心存愧疚的疼痛。我去了家政公司，为你请了一个保姆，预交了一年的费用。然后，去了你家，请了工人把你的家重新装修了一下。我在努力地做到仁至义尽。不为你，只为安抚内心的不安。

你出院回家的那天，我没有去，而是让单位的司机去接的你。司机回来后对我说：“屠叔让我跟你说谢谢，就算是亲儿子，也做不到你这一点啊。”

这些话，多少安慰了我，我感到了一丝轻松。可这轻松并没有持续得太久。

你不在的那个春节，过得有些寂寥。再也没有一个人甘愿扎在厨房里，变着花样地给我们做吃的。我们坐在五星级酒店里吃年夜饭，却再也吃不出浓浓的年味。儿子在回家的路上说：“我想吃爷爷做的松鼠鲤鱼。”妻子用眼睛示意儿子不要再说话，可是，儿子反而闹得更凶：“你们为什么不让爷爷回家过年？你们都是混蛋。”妻子狠狠地给了儿子一个耳光。可是，那耳光却像打在我的脸上，脸生生地疼。

儿子的一句话，让我们曾经自以为的所有心安都土崩瓦解了。我从后视



镜里，看到母亲的眼睛也红红的。

可想而知，那是一个多么不愉快的大年三十。我无比怀念去年你还在我们家的  
那个年一个家的幸福温馨，总是建立在有一个人默默无闻地付出，甘当配角的基础  
上。今年，配角不在了，我才知道，戏很难看，极为无聊。不知道在这个夜晚，屠  
叔，你跟谁一起过？又是否也会想起我们？会不会为我们的无情，心生悲凉！

新春的钟声敲响后，我还是驱车去了你那里。你步履蹒跚地给我开了门，见到  
我，嘴上在笑，眼里却有了泪。走进你冷锅冷灶的家，我的眼泪再也没有止住。我  
拿起电话，打给你的儿子，大骂一通之后，开始给你包饺子。

保姆回家过年了，给你的床头预备了足够吃到正月十五的点心，我再次在心里  
狠狠地骂了娘。

热气腾腾的饺子终于让你的家里有了一丝暖意。你一口一个地吃着饺子，眼泪  
噼里啪啦地往下掉。

我打开那瓶之前送给你的五粮液，给你和我各倒了一杯。酒水下肚，我说了  
许多话：“屠叔，你不能怪我，我也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云云。”你一直在点  
头，依然还是那句话：“你比我亲儿子都要亲。”

我在初一的凌晨摇摇晃晃地离开你的家，喝了酒，只好把车停在你的楼下，一个人走在冷清的大街上，满目凄凉。手机响，是妻子打来的：“你在哪儿？”我再次发了火：“我在一个孤寡老人的家里。我们都是什么人啊？人家能走能动时，咱利用人家；人家现在动不了，咱把人家送回去了。咱良心都让狗吃了，还人模狗样地仁义道德，我呸！”站在大街上，我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

骂够了，骂累了，我毫不犹豫地跑了回去，背起你就往外走。你挣扎，问我：“你这是干吗？”我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对你说：“回家。”

你回来了。最直接表达高兴的，是我的儿子。他对你又搂又亲，吵闹着要吃松鼠鲤鱼，要吃炸麻花，要做面人小卡。

妻子把我拉到小屋，问我：“你疯了？他儿子都不管他，你把他接回来干吗？”我不再发火，心平气和地对她说：“他儿子做得不对，那是他的事，不应该成为咱放弃屠叔的原因。我不能要求你把他当成亲公公，可是，如果你爱我，如果你在乎我，就把他当家人。因为在我心里，他就是家人，就是亲人。放弃他，很容易，但是我过不了自己心里的坎儿。我想活得心安一点儿，就这么简单。”

同样的话，说给母亲听时，她泪如雨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儿子，妈没想到你这么有情有义。”我说：“妈，放心吧。话说得难听一点儿，就算有一天，你走在屠叔的前面，我也会为他养老送终。再说白一点儿，以我现在的收入，养个屠叔还费劲吗？多个亲人，有什么不好呢？”

不一会儿，我的儿子进来了，进来就求我：“爸爸，别再把爷爷送走了。以后，我照顾他，以后你老了，我也照顾你。”我把儿子搂在怀里，心里一阵阵惊悸，还好，还好没有明白得太晚，还好没在孩子心目中留下一个不孝之子的印象。



“爷爷嘛，就是用来疼的，怎么能是用来送走的呢！”我含泪跟儿子开了句玩笑，给他吃下了定心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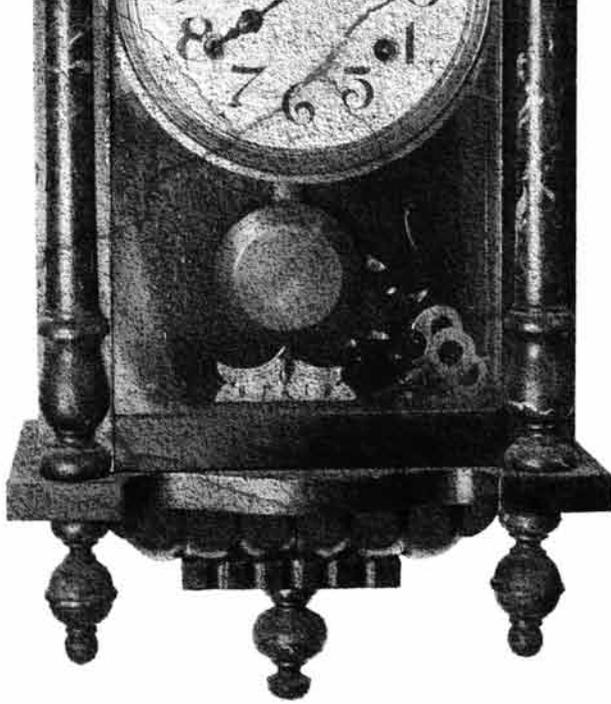
你渐渐地安静下来，不再哭了，每天都坐在轮椅上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我，对你很挑剔：“屠叔，今天这套衣服穿得有点儿不帅啊，稍微有点儿配不上我妈。”“屠叔，几天没擦地板了，不是我说你，越来越懒了啊。”我没大没小地跟你开玩笑，你乐得合不拢嘴。

一天，你把我叫到你的房间，从被子下面拿出一个存折。你说：“这钱，给你。我知道，为我治病你花了很多钱，这点儿钱根本不够。而且给你钱，也没有让你管我老的意思，就是屠叔一点儿心意……”我说：“屠叔，你不用说了，我收下。”你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气。

拿着这张存折，我找到了你的儿子，把存折和密码告诉了他，我对他说：“这是屠叔给你的，他知道你过得不容易。我没别的意思，就希望你隔三岔五去看看他，不要等到哪一天他没了你再想看，到时候你只能在梦里折磨自己。还有，我这次找你也是想告诉你，放心吧，屠叔的老，我来养。”

我没有告诉你那些钱的去向，我知道，接受可能会让你更好过一点儿。那天，你的儿子带着妻子、孩子来看你，你虽然没有流露出抱怨的意思，可是，从你们的言语之间，我还是看到了生疏的痕迹。说实话，我的内心居然充满了一点儿小小的得意。亲生又怎样？人与人之间，只有关爱，才可以亲近。就像我和你，现在，可以开各种玩笑，也可以托付各种心事。这些，岂能用得失来衡量！





母亲和你正式地登记结了婚。这之后，每个周末，不管有多大的事情，我们一家三口都会风雨无阻地回家——你和我母亲的家。等待我们的永远是一桌很家常、很可口的饭菜。

你居然能做饭了，虽然是在轮椅上，这在别人看来实在是个奇迹，但是，我们却对此习以为常，觉得你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生命不息，为儿女操劳不止。你乐在其中，我们，也安于享受。只是，你的孙子很心疼你，总是在我“狠心”地让你自己夹菜或者让你自己想办法上厕所时，偷偷地为你服务。看着你俩小心地保持着你们之间的默契与秘密，我的心里溢满幸福——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渐渐地，你又像原来一样，开始做这个家庭的配角，把自己放在努力不被关注的位置上。你觉得那里安全，那是最适合你的位置。我也不再同你客气，有时甚至会命令你做一些家务，比如在你有些慵懒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用这种方式尽量延缓你的衰老，延迟你完全失去行动能力的速度。因为，有你在，家才在。（来自网路，作者不详，有不同的标题。）

# 总谱

刘同苏



无极是耶鲁最大的音乐厅。在耶鲁，要观赏歌剧、话剧，得去校剧院或戏剧学院的礼堂；要听独奏、室内乐，须到音乐系或艺术学院的几个音乐厅；而要欣赏交响乐、铜管乐，则非来无极厅不可。

一天下午，在音乐系学习作曲的一位姐妹，邀请我到无极厅去看她的作品排练。从日光刺眼的喧闹街道进入音乐厅，眼前为之一暗。厅内所有的灯都装有特殊的灯罩，唯有柔和的光透过灯罩淡淡地投在周围的墙壁上。

由于是排练，厅内仅有一些教授或学生模样的人，零散地坐在前四、五排座位上。一排排的座椅静静地闲躺在大厅里，使整个大厅显得空荡。

## 无极厅里的交响乐

巨大的立柱穿过两边的回廊直耸厅顶。鎏金的拱形厅顶饰有雕花和音乐家的头像。在高高悬浮的厅顶中间，是一幅画有蓝天白云的油画。建筑师大概认为高大的厅堂，还不足以容纳宏大的交响乐或铜管乐，只好用想象中高远的蓝天，为艺术的殿堂封顶。

据这位姐妹介绍，交响乐在无极厅的演奏效



果，正是由于这厅的高大和宽阔，这敞开的空间，为各种乐器的充分合成提供了条件。

没有乐音飘扬的音乐厅只是一个装璜华丽的高大厅室。所以，不管音乐厅如何建造，人们的注意力总会集中于发出音响的舞台。无极厅的舞台背景是一个类似古希腊神殿的建筑。管风琴巨大的金色铜管在舞台后面并排竖立，成为这个希腊式殿堂的背景和帷幕。在这个金色殿堂的顶部，立有耶鲁的校徽。

然而，真正使人瞩目的是活的舞台，即舞台上拨弄管弦的那一群人。这个交响乐团的演奏者，都是耶鲁大学音乐系或艺术学院的学生，因此，铜管琴面反映出的是一色的青春。在高高低低的乐器间露出的青春面孔神采飞扬。唇间指下，管弦此起彼伏地发出调音的声响，像是爆发前不安的骚动。

## 交响乐里的指挥棒

指挥的小棒清脆地击打了两下谱台，整个乐团立即肃静而凝为一体。随着指挥棒举起，音符在舞台上活起来。轻柔的缓步悄然地进入它将要驰骋的空间。先是迟疑的试探，然后，沿着慢坡从容却坚定地上升。

上升，持续地上升。忽然，跌宕和下滑，然而，又一次地上升。几次跌宕，几次下滑，却未能阻止不断上升的脚步。

乐曲在下滑和上升的游戏中被引到了令人眩目的高峰。弓在弦上急速地滑动，间或轻快地跳跃，发出高亢的曲调。音符划过乐器的管道，撕裂出尖锐的响声。

低沉的圆号悄悄地渗进欢快跳动的乐曲，给高拔上扬的曲调一个敦厚可依的底面。整个乐曲在奔涌，在沸腾。宏大的音乐画面喷射着绚丽的色彩，似乎在跃向另一个更热烈的高潮。但是，就在此时，指挥的小棒在空中一闪而收下。整个音乐顿时消失，如同

重新坠入到虚无的深渊。

指挥回过头来，越过西装革履表情严肃的老年教授，越过衣装新潮，形姿潇洒的年轻学生，向着装扮素朴，毫不起眼地坐在最后一排那位姐妹，询问有关乐曲的技术问题。

### 乐谱背后的作曲家

当这位来自台湾的女孩走到台前和指挥交谈时，我才发现在舞台的左下角放着一个乐谱架，架上摆着一本硕大的乐谱。

女孩一边向指挥解释着甚么，一边在那硕大

的本册上翻查着乐谱。原来，刚才演奏的乐曲就印在这本乐谱上，而乐谱则出自这位女孩之手。

这本乐谱应当被称为总谱。一曲交响乐的所有旋律和所有配器都载在这本乐谱上。谱上写着要有小提琴，舞台上才会有小提琴。谱上说要配上黑管，黑管方能在乐队里占有一席之地。谱上要求演奏在甚么时刻该升高，听众就会在甚么时刻听见上扬的曲调。

正是因为有这本乐谱的存在，所有音响的上升与下降才能够汇集成悦耳的旋律，不同乐器的高亢和低沉，方可合成为美妙的曲调。每一个乐器的扬抑，每一个音响的顿挫，只有在这个总谱规定的位置上，才有其存在的意义。

我不由得对这个女孩肃然起敬。这个在教会里不言不语的女孩，长得文静、纤细。乍见之下，会以为她是个高中学生。

但是，刚才演奏的那首宏大雄浑的交响乐，若不是在她的头脑里预先演奏过，便不可能在这个音乐厅中回荡。只是由于五线的乐河经由她的手注入那硕大的乐谱，乐队才会涌流出旋律之泉。





## 大宇宙里的造物主

我们生存在这浩瀚无垠的宇宙中，正像是置身于一个恢宏的音乐厅。其间色彩缤纷，气象万千，却合奏着同一曲交响乐。为什么有冷暖的平衡？为甚么有明暗的对称？为甚么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本应趋向混乱和浑沌的世界，却发展出井然有序并合乎理性的潮流？难道不是因为冥冥之中有一位我们看不见的造物主在谱写宇宙发展的旋律？难道不是因为造物主之手把祂的总谱写在了人生的舞台之上？

奇妙悦耳的旋律一经在上帝的脑海里回旋，宇宙马上应合着这美妙的旋律而共鸣，人生的歌喉立即被这华美的乐章所启动。芸芸众生，道路迥异。但我们若没有被上帝之手谱在祂的乐章里，我们的人生之弦又怎么会被拨响？我们总爱在人生的舞台上争作第一小提琴手。但如果我们没有上帝的乐谱，第一小提琴手本身又有甚么价值呢？

## 众生相里的指挥家

绝对超越的神在无极的自在之地，谱写宇宙之曲和人生之歌。但天门高远，我们这般有限的存在又如何能捕获祂的旋律，窥览祂的乐章？仁慈的神把祂的独生子送进这个世界，将祂脑际的全部乐章，都谱写于神子的生活之中。耶稣基督就是人生发展必须遵循的总谱，就是宇宙存在必须依据的总谱。

这生动的旋律，鲜活的乐章把神的心思意念完全地展示在我们眼前。在我们操起人生之琴时，请别忘了先查阅这个总谱，看看我们人生的乐章是怎样被谱写，旋律当如何抑扬起伏，好奏出一首美丽动人的人生之歌来。



# 上下（二十七）

—与思辩者谈道

刘同苏

## 尾声：不是记录的记录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華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申命记8:3

“话”可以让人活着，可见那“话”不是理念或文字。理念或文字只能充填理性，却不能喂养生命。生命只被生命充满，生命只被生命维系，生命只由生命生发。“话”必须是生命，才可能让人活着。“话”必须是活的，才可能让人活。

圣经并不是一本死书。并不是有人活过了，然后，再有人将他的生活记录为圣经。如果上帝的话可以用一堆文字穷尽了，这话也就不是永恒或无限的。那堆文字必须包含了比文字更多的东西，才可以成为圣经。圣经不是生命死后的凝固，而是不熄地活着的生命。圣经是能动的；圣经是生命性的或者主体性的。圣经的永恒恰恰在于圣经的永动。

圣经不是说完的“话”，而是正在发声的“话”。圣经不是埋在文字里面的化石，而是永远活泼跃动的生命。圣经永远是能动的主体。圣经也是不可解构的；生命怎么可能被解构呢？圣经不是分析的对象；如果理性可以分析得了圣经，圣经就低于理性。得用整个生命去“悟”，圣经才向你打开。没有整个生命作为受体，圣经那不可解构的生命就不会从文字里面显示出来。你得把圣经作为生命对待，才可能从圣经中得到生命。

若要类推，则真正的读经类似于海德格尔的“不打开的打开”，五柳先生的“不求甚解”的“好读书”。“不打开”也是一种“打开”，而且是更高的“打开”。“不打开的打开”就是“以不可解构的生命去领受”。这是超越了理性“打开”的更高“打开”。对于不可解构之物，不去解构，倒得了它真正的自己。所以，对于不可解构之物，“不去解构”就是最好的解构。“不求甚解”不是不“解”，而是不拘泥于“理”解。有限的理性怎么可能解构得了不可解构的生命呢？以“理”解出来的，就不是超越之物。真正的超越就是超越有限理性，如此，理性怎么可能“解”得比自身更高的东西呢？“不求甚解”倒是真正的“甚解”了。不求解构，才可以达到不可解构。拘泥于解构之“甚”的人，其“解”必定“甚”不到不可解构的深处。

我观看，见有一只手向我伸来，手中有一书卷。他将书卷在我面前展开，内外都写着字，其上所写的有哀号，叹息悲痛的话。他对我说：“人子啊，要吃你所得的，要吃这书卷，好去对以色列家讲

说。”于是我开口，他就使我吃这书卷。又对我说：

“人子啊，要吃我所赐给你的这书卷，充满你的肚腹。”我就吃了，口中觉得其甜如蜜。

——以西结书2:9-3:3

吃这书卷，是吃什么呢？是吃文字吗？是咀嚼理念吗？吃文字的，就只得到文字；咀嚼理念的，就仅仅生成理念。文字和理念都是被主体把握的客体，从而，都是无生命的（非主体的），有限的（被把握的）。圣经是能动的主体。吃圣经是圣经的“使动”，是“吃”者的“受动”，从而，“吃”是接受。读经永远是被圣经读了；只要你还作为自在的主体去把握圣经，把握的就不是作为生命的圣经，而只是作为文字与理念的书籍。无限的生命怎么可能被有限的人把握呢？无限的生命怎么可能被有限的理念或文字限制呢？读经，就是接受；读经，就是自我的开放，就是自我被圣经打开，更确切地说，就是放弃自我从而获得更高自我的开放；读经，就是自我的更新。有限的自我从圣经里面把握的，就是有限自我的幅度；有限的理性从圣经理解的，就是有限理性的大小。自我的“口”与“胃”，必须被圣经拓展，以致与圣经的幅度相称，自我才可能读懂圣经，才能够吃得下圣经。真正的读经，一定是自我生命的改变。以自己的自我读圣经，读到的只是自我；必须以圣经的自我读圣经，才可能读到圣经；可是，一旦不以自己的自我而以圣经的自我读圣经，自己的自我已经被圣经改变。读经就是获得与圣经相同一的新自我。读经永远是两个主体之间的对话。读经是生命的共鸣。只有主体生命达到圣经的高度，主体生命才可能与圣经对得上话。

与惯常的想法非常不同，圣经并不给答案，圣经仅仅提出问题。一切答案实际上已经先行包含在问题里面了，所以，谁提问，谁就决定了可能的答案。对于“你到底是在三点，还是在五点杀的这个人？”的问题，是不能给予回答的。因为“杀人”的答案已经包含在提问里面了；因为这种提问已经预设了“杀人”的前提。真正的回答必须改变提问的前设：“我根本没有杀人”，因此，“三点杀人”还是“五点杀人”的问题根本不成立。对于伪问题，唯一的回答就是重设前提，也就是改变提问的方式，从而，改变问题本身。圣经并不在我们有限理性的前提上提供答案；有限理性问题的前提，已经规定了答案的理性从而有限的性质。如果有限理性能够罩得住圣经，圣经也就不是圣经了。圣经的超越就在于永远自设问题。除了至上者自己，谁能够给至上者设立问题呢？圣经彻底地改变了前提本身，从而，圣经提出了完全不同的问题，使得整个探究在完全不同的平台上展开。圣经并不满足我们，圣经挑战我们，由此而升华我们。在接触圣经的时候，我们总是被圣经打开，从而超越了自我。圣经以至上的高度挑战我们，使得我们对圣经的阅读成为无尽自我超越。对于有限的理性，圣经永远是一个奥秘；凡以为用理念体系穷尽了圣经的，都还不知道圣经是什么。如果以我们的有限理性就可以理解圣经，圣经就不是自在的，而有限的我们反倒处在自在的位置上。圣经给了我们一种超越理性的认识力，由此，使我们能够懂得不可解构的圣经。圣经永远是自在的，从而，圣经永远是能动的。圣经不是我们把握的客体，而是把握我们的主体。拿到了答案，也就穷尽了圣经。圣经是永恒的提问，从而，圣经永远以至上的超越挑战我们。答案是已死（完结）的客体；提问是主体的能动。



圣经的超越，就在于圣经永远作为奥秘来挑战我们。敢说自已穷尽了圣经的人，已经将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圣经的无尽，就因为圣经的奥秘。永有奥秘，所以，永远超越。圣经的无尽保证了圣经的主体性质。一“尽”，就死了。永远能动，便是永远的主体。面对圣经，读者永远是受动者。“读”是读不到圣经的；读经永远是“被读”。真正的读经一定是被圣经开启和升华，从而，圣经永远处在主体的位置上。圣经作为至上的超越者，永远引导读经者超越自我。作为主体存在的圣经并不扼杀读经者的主体性。圣经是赐予生命的主体；圣经总是造就更高的主体。圣经是理性之上的生命酬唱。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诗篇119:105

读经，不是理解，而是同行。圣经不是读懂的，而是行懂的。如果圣经不过是一种生命，那么，除非体验，就无法认识圣经。圣经不是一个充满答案的百科全书，而是一个无穷的生命显现。答案都是完成的，嚼完了也就无味了。圣经是无穷无尽的生命喷涌；对于圣经，每一刻都在行走的路上，每一刻都是一个活的形态。圣经是活的灯；你的脚在哪里，这灯就在那里。灯的光亮是同一的（永远是无限之光），所以，那灯是永恒的；路的形态是万变的，因此，那灯是活泼的。圣经是现象的，所以，圣经是生命的，是主体性的。从主体生命的角度看，圣经只有成为“我的”，才是生命的圣经。圣经是生命的同行；没有生命的人就根本读不到圣经。有限的理性只可能达到理念的高度；仅仅用理性阅读圣经的人，就永远浮在圣经的文字上。圣经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你不行，就不知。圣经不能用理性读，得用生命读。不动脚的，那灯对你就不在；不上路的，那光对你就不亮。圣经是主体性的；用生命读圣经的，圣经就在“我”里面，成为“我”的生命；用理性读圣经的，圣经就“我”外边，仅仅是一个客观的外在之物。“吃圣经”就是圣经的主体化。“吃”就是内在化，即主体化或生命化。用理性“想”圣经的，圣经就停留在他的头脑里面；以“吃”来体验圣经的，圣经就成为他的整体生命。圣经是现象的，所以，圣经不可解构。正因为圣经不可解构，圣经可以“活”在不同的具象生命境遇之中。圣经是真地活生生地活在多彩的具象生命境遇之中，而不是像那些理性主义者认为的，以一个抽象的普遍公式外在地适用于一个个别的客观事例。那种活在里面的真切，那种直指“我”境遇的

活泼，必须活过者才能够知道。那些客观理解圣经者，永远无法领略圣经的真正妙处。阅读圣经是一种永远的同行；行走经过多少境遇，圣经就展开多少相对于境遇的活泼形态。“道成了肉身”就是这个意思。圣经中的道永远是现象的。离开了现象，圣经立刻蜕变为没有生命的理念或文字。

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上帝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版上。…他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即精意）；因为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

——哥林多后书3:3-6

圣经并不归结为文字本身。若圣经仅仅是一堆文字，就可以用墨写在石板上；可圣经是用灵写在心版上的。“用灵写在心版上的”怎么可能是文字呢？圣经也不是一套理念；理念不过是内在化的文字，所以，理念只能用思维（内在的墨）写在脑版上。“心”强调的是“不可解构”；“灵”强调的也是“不可解构”；由此，以“灵”写在“心”上的一定是不可解构之物。能够被文字或理念解构的，就不是圣经。对于圣经，文字与理念仅仅具有“形式”的意义。文字与理念不过是圣灵的有形载器。仅仅抓到文字与理念的，只达到了圣经的“椽”；非要与圣经的“灵”共鸣时，才读到了圣经的“珠”。

圣经总是在讲故事。“讲故事”是圣经现象的标志。老想着把圣经故事解构为几条定理的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讲故事”的形式本身就是为了“不解构”。解构至多只达到了圣经的形式方面，而作为圣经形式的文字与理念恰恰不是圣经的超越之处。如果仅仅到圣经里面发掘解构的东西，就无需到圣经中去找了，在灵以下的理性世界里面，遍地都是解构之物。圣经的独特不在于解构，而在于不



可解构。圣经的解构方面，仅仅是通向解构世界的平台；由那平台走过来的不可解构之物，才是圣经的自我。

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兴各样的善事。

——提摩太后书3:14-17

不仅需要知道学的是什么，还需要知道向谁学的。如果圣经仅仅是一堆文字或者一套理念，圣经就可以绝对地封闭在一个文字或者理念的体系之内。若是圣经就是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一个无生命的客观理念，则谁教圣经都无所谓了。但是，圣经是不可解构的生命，由此，文字或者理念的体系就不可能封闭得住圣经。圣经大于文字或者理念；圣经里面有绝对高于文字与理念的圣灵。因为圣灵的内在，圣经是高于文字与理念的开放系统。圣灵，只能被圣灵读懂，因为只有不可解构的圣灵才可能达到自身的不可解构高度。圣经里面的圣灵，仅仅相通于主体里面的圣灵。圣灵只向圣灵开放。只有理念的人，就只可以读懂圣经的理念；惟有具有圣灵的主体，才可能读懂圣经里面的圣灵。只有主体，才有可能把握本体。圣经从来不是纯粹客观的理念。圣经是生命性质的；圣灵就是圣经的主体性质。圣经中的圣灵只共鸣与主体生命里面的圣灵，故而，圣灵是圣经与教会的通道。

“上帝的默示”并不是机械的口授，而是“上帝的吹气”或者“上帝的呼吸”，也就是“上帝给予圣灵”或者“上帝赐予生命”。“圣经都是上帝的默示”





恰恰表明：圣经的上帝渊源是由圣灵保证的。圣经的文字与理念都可能来自社会文化环境；惟有圣灵是上帝以外的任何事物都无法提供的。圣经之所以是“圣”的，不在于可以解构的文字或者理念，而在于上帝吹出的不可解构的圣灵。文字与理念也是上帝的创造，但那只是“在”的可解构层面。圣灵因为其不可解构的性质，而成为无限上帝的自我表达。无限是不可解构的，从而，无限只能以灵的形式自我表达。如果圣经道出了上帝的自我，一定是因为圣经里面被上帝赋予了不可解构的圣灵。圣灵是圣经中的不可解构之要素；圣灵是圣经不可解构的保证。圣经的客观性不是由客观的文字与理念保证的，而是由住在主体生命里面的圣灵保证的。客观到了本体，就不可能是纯粹的客观。本体只能由主体承载；本体一现象，就必然带有主体形式。本体是无限的，从而，本体一定包含主体。“上帝的默示”恰恰是机械口授的反面。文字或者理念本身都是可以解构的有限体系，怎么可能载得下无限的圣灵呢？被上帝默示的，都是不可结构的主体生命；正是经过不可解构的主体生命，圣灵才住在圣经的文字与理念里面。圣经不过是被圣灵支配的主体生命的文字表示。圣经不是可以用理念撰写或者阅读的字典；圣经是主体生命活动的平台。无论是撰写者还是阅读者，没有圣灵支配的生命，就不可能走进圣经。圣经的撰写与阅读，都不是一种可以解构的思辨活动，而是不可解构的生命活动。不把整个人交出来，就写不出圣经，也读不懂圣经。圣经的文字繁浅不等，圣经的理念深浅不一，因为圣经的真意本就不是文字与理念，其向内的定性与向外的传导根本不取决于文字或者理念的水平。圣经作者的资格只有一个：就是被圣灵支配的整体生命。“整体”就是“不可解构”，而“不可解构”只来源于圣灵。没有信仰的人，是写不出圣经的。无论有多高的文字与理念的水平，依然达不到不可解构的圣灵高度。那些文字或者理念之所以可以承载圣灵，仅仅因为它们出自具有圣灵的主体生命。具有圣灵的主体生命的外在表现。可以解构的文字与理念自身不能承



载不可解构的圣灵。只有作为整体生命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字与理念才被不可解构的生命赋予了不可解构的内在深度。文字与理念的不可解构依赖于不可解构的生命；只要离开了不可解构的生命，文字与理念立即退回到可以解构的本己。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添加什么，上帝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上帝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与圣城，删去他的分。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启示录22:18-21

圣经不容增减，并不是圣经需要数量的保证，反倒表明圣经不需要数量的保证。要多大的数才足以表达无限呢？无限的表达不取决于数量。那些以为“不容增减”是因为有圣经已经有了一个准确数量的人，恰恰误解了“不容增减”的意思。圣经的“圣”是因为圣经是本体的现象。本体既然在圣经的“象”里面完全“现”出来了，就无需增补。圣经的真意决定于被“现”出来的不可解构之上帝，而不是可以解构的具象形式。但是，由于那“象”已经“现”出了无限的上帝，那“象”就无需增减了。那“象”的“不容增减”不是因为“象”本身，而是因为“现”在“象”里面的无限上帝无需增减。圣经是上帝的现象。圣经的“圣”地位不在于“象”，而在于“现”；



但因为上帝就“现”在这“象”中，这“象”也“圣”了。可兰经是不可翻译的，因为穆斯林将可兰经里面的阿拉伯文字圣化了；那就是过于执着于“象”的典范。本体就是现象，但是，作为本体的现象，所倚重的是“现”的方式，而不是“象”本身。“象”是“现”展开的条件；没有“象”，“现”就不能得到表达。然而，“象”也仅仅是“现”展开的条件；现象毕竟不是“象”的自我表达，而是对本体的“显”现。上帝已经“现”在圣经之“象”里面了。不透过圣经之“象”，就无法见到上帝之“现”。然而，只见到圣经之“象”，也无法见到上帝之“现”。那些把圣经文字与理念绝对化的做法，正取消了圣经真正的“圣”。如果那些可以解构的文字与理念就是至上的，它们怎么可能开放性地现出比它们更高的不可解构之上帝呢？将有限的文字与理念绝对化，恰恰遮蔽了无限上帝在文字与理念里面的显现。圣经的整体文字都是象征性的或寓意性的，这正保证了圣经的现象性质，也正否定了圣经的理念性质。“象征”与“寓意”都是开放的；没有指向他者，就不是象征；没有包含对自我的超越，就不是寓意。除了象征与寓意，有限的文字与理念怎么可能述说无限的上帝呢？去掉了文字与理念的象征性与寓意性，文字与理念也就只是文字与理念而已。文字与理念的开放不是对文字与理念的开放，而是对圣灵的开放。有限的增加仍然是有限，所以，圣经不是靠续写完善的。圣经的文字与理念以象征与寓意的方式预先向圣灵开放了，于是，灵意的开放形式已经保证了圣经的自足。圣经的文字与理念以开放而达到了自足；以为圣经的文字与理念以封闭的自我便自足了，那恰恰消解了圣经真正的自足。圣经的自足是无限圣灵的自足，而不是有限文字与理念的自足。圣经之文字与理念的自足是开放性的自足，是依赖于圣灵的第二性自足。离开了上帝吹出的圣灵，圣经的文字就是文字，圣经的理念就是理念。在圣灵的鼓动下，圣经的文字与理念才活了起来，成为生命。有了圣灵，那些文字与理念才作为圣经存在；离开了圣灵，圣经就是由文字与理念建构的一本书籍。



## 稿约

《蔚蓝色》是一份以基督教信仰为主要精神导向的文艺性刊物，在思想内容上她包含两个层次：

其一，她直接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人类精神和生命品质的影响，并展示个人在耶稣基督里所获得的丰盛之生命，以及这丰盛之生命在信仰中不断向高处、深处以及宽阔处的发展。

其二，她探寻人类在精神发展的道路上对真理的渴望、追寻、以及在追寻真理的道路上与真理之光的接触——即使这接触并非直接以信仰的形式，这光依然可以在人类的直觉中、理性中、心灵中、审美中、以及艺术创造的过程中光照真理的追寻者，不管真理的追寻者是否在信仰的层次上意识到这光照，这光照之事实本身就足以提供真理的见证。故此，《蔚蓝色》着意于在光中行走，并执意于从更宽阔的心灵和精神视角展示真理之光对人类生命、生活、思想、艺术、精神、以及灵魂高度的影响。《蔚蓝色》在思想、艺术、以及灵魂高度上都执着于提供真理之光的见证。

本刊欢迎诗歌、散文（含抒情、叙事性散文，亦含科学、哲学、神学、艺术等思想性随笔）、小说、报告文学、传记文学、艺术评介（含音乐、美术、建筑、电影评介）。本刊亦欢迎上述各类文体的译稿，译稿若牵涉到版权，请事先与本刊联络。凡投译稿者请附原稿。本刊除了已设各专栏外，亦愿为作者特设其他专栏，申请特设专栏者需要向本刊提交至少两篇适用于该专栏的作品。

请勿一稿两投。来稿请附上真实姓名、联系电话、E m a i l、通信地址。本刊对来稿有编辑和删改权。若作者不愿意作品被删改，请在来稿中注明。来稿一经采用，即致稿酬。本刊亦选用部分文摘，文摘若选自中国大陆报刊杂志或其他出版物，本刊会尽可能与作者联系，若因地址不详或其他原因联络不便，请作者发电子邮件与本刊联系。若文摘选自其他国家或地区之出版物，本刊将在获转载权后使用。

- ▶ 本刊网址：  
[www.skybluemagazine.org](http://www.skybluemagazine.org)  
[www.skybluemagazine.net](http://www.skybluemagazine.net)
- ▶ 电子邮箱：  
[skybluecp@hotmail.com](mailto:skybluecp@hotmail.com)

## 《蔚蓝色》索阅启事

蔚蓝色文艺季刊创办于2002年春，最初五年是繁体字版，为了便于大陆背景的读者阅读，自2007年开始改为简体字版，并扩大了赠阅数量和范围，2010年蔚蓝色增设了欧洲分发处。鉴于蔚蓝色是非盈利的刊物，大部分刊物是赠阅的，因此，需要有经济能力的读者、福音机构、教会

以奉献的方式支持出版成本和邮资。

**美国、加拿大读者：**若愿意定期收到蔚蓝色，请务必填写订阅单，美国读者的订阅单寄往本刊；加拿大读者的订阅单寄往加拿大恩福协会。读者可根据出版成本、邮资、经济能力自由奉献。

## 蔚蓝色各国分发处

美国奉献支票请开给：

SkyBlueC.P.  
请寄给：  
6439 Alondra BL  
Paramount CA 90723

加拿大奉献支票请开给：

Christian Communica-  
tionInc.of Canada  
请注明：  
For SkyBlue  
Tel: (416)297-6540  
Fax: (416)297-6675  
E-mail: ccic@ccican.com

德国 / 中文图书馆  
F.M.C.D.e.V.

Rotermundstrasse27  
30165 Hannover  
Germany  
Tel+(49)-511-669380  
Fax+(49)-511-621715  
fmcdev@chinese-library.de  
www.chinese-library.de

英国 / 活水书室  
COCM Bookroom

c/o Ling Lu  
2 Padstow Avenue  
Fishermead  
Milton Keynes  
MK6 2ES  
United Kingdom

Tel+44(0)1908234100  
Fax+44(0)1908234200  
E-mail: bookroom@cocm.org.uk

新西兰 / 庞泉  
Quan Pang

3Helvetia Drive,Browns Bay  
North Shore City,0630  
New Zealand

香港 / 圣经教会  
Felicia Lyu

Hong Kong Mandarin  
Bible Church 27/F,  
China United Center,  
28 Marble Road,  
North Point,  
Hong Kong

香港 / 九龙城浸信会差会

香港九龙亚皆老街206号6楼  
九龙浸信会差会  
林培乔牧师

Tel: 852-65918171

## 索阅单

我愿意索阅《蔚蓝色》\_\_\_\_\_份

我愿意为《蔚蓝色》奉献\_\_\_\_\_每月\_\_\_\_\_每季\_\_\_\_\_每年\_\_\_\_\_一次性奉献

我愿意索阅过去繁体字版的《蔚蓝色》第\_\_\_\_\_期

中文姓名\_\_\_\_\_英文姓名：\_\_\_\_\_

地址：\_\_\_\_\_

电话：\_\_\_\_\_传真：\_\_\_\_\_电子邮件地址：\_\_\_\_\_



基督诞生

尺寸：87x73cm / 第戎美术馆藏 / [尼德兰] 康宾 图



仆人的罪只有主人流血才能解决！我们流血，叫做革命；耶稣流血，叫做福音！

这个夜晚颠倒了一切，不该死的，他专门来死，那该死的信靠他就可以免死。这个夜晚颠倒了我们必死的命运！这就是福音！